

尖刀战士

王志军★著

一本美剧大片般的
谍战小说

THE
INTRUDERS

一个西点军校高材生、一个武林高手、
一个绝世“神偷”、一个爆破工程师、一个高级锁匠，
组成一个“加里森敢死队”，杀敌锄奸，去完成不可完成的抗日任务。

尖刀战士

王志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尖刀战士/王志军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459 - 0345 - 4

I. 尖…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4180 号

尖刀战士

王志军 著

责任编辑 / 杨玉琼

特约编辑 / 付会敏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编辑部) 010 - 65921349(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晨旭印刷厂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3

字 数 / 420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345 - 4/I · 136

定 价 / 39.8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真假难辨 001

谁是日本特务 / 甲板上的黑衣人 / 一支狙击步枪引起的血案 / 地藏得很深 / 我和一个大老爷们的约会 / 有人告密了 / 一个小偷的抗日 / 半路杀出来的小贵州 / 差点犯错误的见面礼 / 就是要赖上你们 / 展示一下你的偷技 / 只用东洋货的神偷 / 是人都有弱点 / 偷出来容易还回去难 / 今天严格来说是小任务 / 北岛宏，配合我，来杀你 / 和一群猪一起行动的刺杀秀 / 一个死去活来的葬礼 / 告诉你什么是将计就计 / 到底谁是那蠢不可及的猪

第二章 烈火英豪 041

披着商人外皮的特务 / 乡下佬眼中的风流暗杀 / 小偷救了一个武林高手 / 我的煎饼，你的金条 / 风雨故人来 /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 你放你的风筝我放我的枪 / 一头抗日的奶牛 / 买一赠一 / 必须炸掉的三个屎壳郎 / 我们合作吧 / 给就要，不给就“借” / 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 / 地图和衣服 / 一个都不能少

第三章 一石二鸟 079

被日本小寿司吃掉的美国鲨鱼 / 零式舰上战斗机 / 我们要救一个日本人 / 失约的山本次郎 / 人生若只如初见 / 一个妓女的突然出现 / 山本短暂的嫖妓过程 / 我们被北岛宏抓住了 / 两手准备，两手都硬 / 最后的微笑 / 希望再一次破灭 / 柳暗花明又一人 / 就是不让你看 / 插翅而飞

第四章 铁血除奸 117

只抢牛奶的神秘高手 / 关于抢牛奶高手的不同故事 / 被抓走的和送上门的 / 温柔的夜 / 舞女的反击 / 你喜欢什么花 / 不成功便成仁 / 来了就别想走 / 让老鼠去放火 / 调虎离山 / 永别了，战争！ / 救人，趁热打铁 / 当小红帽爱上了大灰狼 / 张家有后了 / 我是第一个出卖你的人

第五章 钞票炸弹 153

真正 IMPOSSIBLE / 我是岗村将军的朋友 / 没有办法就想办法 / 知识和智慧的行动 / 钞票都是纸 / 两个后遗症 / 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 厕所维修，暂停使用 / “NWHOII。” / 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 打草惊蛇 / 让钞票爆炸

第六章 冷枪 185

特殊的较量 / 我们要迎战鬼子 / 回家 / 何耀祖的示弱 / 出师未捷身先死 / 变态是这样变成的 / 变态也有致命弱点 / 他对她的折磨与他对她的爱 / 如果有枪王，也绝对不会是他 / 精诚合作，共同抗敌 / 一个变态狙击手的消失过程

第七章 困难重重 211

夜半尖叫 / 雪上加霜 / 不能让您再牺牲了 / 老夏被当做小偷抓了 / 五万元美金的支票变成了年画 / 见鬼了 / 那个“鬼”是小五 / 圣手和屠夫 / 又是猫的拯救 / 从大阪来的日本妓女 / 小贵州的日语 / 操着美国阿拉巴马州口音的加拿大医生 /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 功亏一篑

第八章	插翅难逃	245
作为开始的结束 / 我们只相信明慧 / 狗也是不好当的 / 一次刺杀失败 / 再次刺杀失败 / 血债血偿 / 变态戏子的钟情 / 换了角儿的杨贵妃 / 来了一个孪生兄弟 / 偷梁换柱 / 现在是表演时间 / 带你去阎王爷那里		
第九章	密电风云	269
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 / 小五的英雄救美 / 小五成了通缉犯 / 一份夏穆不能破译的电报 / 瓮中不知捉哪只鳖 / 一只支那猪对一个日本妓女的征服 / 好糊弄的儿子不好糊弄的爹 / 美人救英雄 / 冤家路窄 / 菲利普的公文包 / 菲利普和日本人接触了 / 菲利普房间的酒会 / 狗咬狗，一嘴毛 / 狗继续咬狗 / 论功行赏		
第十章	在水一方	295
黄金，便宜甩了 / 夏穆突然冲了上去 / 缘起：一次自以为是的碰面 / 夏穆不应该是扑火的飞蛾 / 谨慎军统“老狐狸”的帮助 / 请带着我的随身物品离开人世 / 北岛宏的无奈和妒忌 / 一次美丽的邂逅 / 只要我们在一起 / 心中是彩色的色盲姑娘 / 等你在灯火阑珊处 / 我们的诚心感动了佛祖 /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司徒君拜托给你 / 相忘于江湖		
第十一章	血色落日	331
一个没用的特工 / 一头蠢猪的痴情 / 小野皓的逃跑和于林甫的报复 / 猎物已经被猎杀 / 明慧要去接儿子 / 鬼子进村了 / 小鬼子也想孩子 / 嘴和机关枪一样好用的天津人 / 一只皮鞋和手榴弹的共舞 / 青山何处理忠骨 / 成为明慧之前的“明慧” / 何去何从 / 情敌相见 / 畜生，你会断子绝孙		
后 记		358



第一章 真假难辨

上帝与整个宇宙玩骰子，但是他总是暗中捣鬼，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出他捣鬼的方法并为我们所用。

——约瑟夫·福特

尖刀
畢

我早就想到了，“尖刀小组”的第一关，不是炸毁那号称坚不可摧的日军重型武器装甲车，也不是盗取日军细菌战计划再不知不觉地还回去，而是从我万里迢迢带回来的这三个人中，鉴别出谁是日本特务。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日本特务，竟然会是她。



谁是日本特务

从美国的纽约到中国的天津，很遥远，但十几天的航行，我并没有查出谁是卧底。

算上我，小组只有四个人，这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甚至两个是日寇的卧底。我不能不说，敌人对这个小组，很重视。如果不是我一直很谦虚的话，我会说，他们主要是对我，很重视。

我叫陈挺，当然，这是假名。日本人也知道这是假名，我是纽约唐人街社团领袖司徒家族的成员，这是他们重视我的原因之一。司徒家族已经正式对日宣战，由爷爷出面组织了一个爱国抗日的精英小队回国抗日。而我，是他们的队长。他们重视我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毕业于西点军校。我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这所世界陆军最高学府的黄皮肤学生，同时也把西点军校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当成自己的血激荡在身体中，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为之献身的国家必须是——中国。

船已经离开太平洋，驶入渤海。站在甲板上，已经能够看到天津并不太高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太阳很好，海风习习，叫不上名字的各种海鸟飞来飞去。这样好的天气，憋在船舱里，真是一种浪费。

但甲板上人并不是很多，也许在这个乱世，出来奔走的人，也并不很多。所以，那三个人的行动，我看得一清二楚。

不，别以为我是在盯着他们，我是在看书。

我手中拿的是一本《道德经》，现在正翻到第八章，上面用红笔勾画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看着下面貌似被船桨推开去又不断涌回来的海水，我脑中浮现出西装革履的爷爷在吟诵这一章时的凝重和虔诚。可如今，不争立世的爷爷也宣战了，我清晰地记得他老人家的话：“你们要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

脏，给日寇致命一击。”

然而，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不是李耳老人家的这句至理名言，而是两位时髦的美女倚在船舷上的倩影。哦，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偷窥，虽然那两位确实有看头，虽然她们的身影实实在在地反射到我眼中。对，是反射，一面小镜子盖在那句名言上面，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了她们的动作。

那个瘦一点的，撩起她妩媚的长发，可以看到她体内掩藏的爆发力，我相信她拔枪的速度肯定会超过我，所以，当她报名的时候，我在小组的名单上，写下了与她本人极不相称极为土气的名字——刘秀娥；正跟她对话的稍显丰腴的女孩，叫韩彤，我接受她进小组也许不是因为她是一名爆破专家，而是因为她眼底那抹掩饰不住的忧郁。

我不知道那抹忧郁从何而来，关于她，我所知道的并不多。报名时，她说，自己是中国人，26岁，父亲是国民党驻日的情报官，她跟着父亲留学日本，在日本陆军初级军官学校学的爆破专业。她参加尖刀小组的理由是，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了，她恨日本人，所以，她要参加尖刀小组，杀日本人为父亲报仇。

对她登记的这些公开信息，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一个女爆破手，一个带着不为人知伤痛的女爆破手的故事应该会很丰富，我相信自己会弄清楚。不过，这种探究是出于战斗需要，我要了解我共同战斗的队友，其中必然包括她的情感、她的家庭甚至她的内心。

她是日本特务的可能性有多少？目前还没有可以判定的依据，但从她一直在我不注意时偷看我的复杂矛盾的目光，我可以做出基本的断定：她对我隐瞒了什么，她并不喜欢这种隐瞒，也许在未来一个合适的时机，她会向我坦白埋藏于她内心深处折磨她的那些东西，不过，不是现在。现在的她，还有些犹豫。

我承认，刘秀娥和韩彤一样，都是美女，但汉杰，也就是尖刀小组的另一名男性成员，却在见了刘秀娥之后，对韩彤一见钟情。

汉杰姓张，天津卫帮派头子的大少爷，却天生叛逆，不习武不学文，偏要学那涂脂抹粉咿呀婉转的戏曲，还要正式挂牌粉墨登场，彻底惹毛了他老子。张父大怒之后，直接打包把他送到美国。美国当然没有戏园子，不能再唱戏了，但美国有冒险者的乐园——西部。在这片盛产牛仔的广袤土地上，张汉杰忘记了百转千回的唱腔，痴迷上了打猎和射击。骑马驰骋追逐猎物三四年之后，他成为那一带赫赫有名的狙击手，号称“枪王”。玩世不恭的他，之所以加入尖刀小组回国，并不是他浪子回头，而是他父亲死了，而且是被日本人杀死了。这个叛逆孩子，在终于知道父亲对自己的深切的爱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尽一点孝，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见父亲最后

一面，就和父亲永别，他的痛苦和仇恨可想而知。但狙击手的生涯，把他锻造成一块外热内冷的好钢。他把自己的痛和恨掩藏得很好，表面上看来，他就是一个花言巧语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甲板上的黑衣人

就像现在，他敞着西服，还故意把白衬衫的扣子解开两颗，露出自己性感的胸肌一角，走向韩彤和刘秀娥。当然，他还要摆出花花公子招牌的微笑，勾着他自以为风情万种的桃花眼，冲着两位女士夸张地弯下他并不绅士的腰肢，骚包地说：“两位美丽的女士，麻烦你们能给我照张相吗？”

面对这样一个帅气的花花公子如此绅士的邀请，两位女士当然不忍拒绝。当然，她们也不能拒绝，因为她们知道，这是我让汉杰去给她们传达命令。我敢以我最喜欢的一瓶50年的波尔多红酒跟你打赌，这甲板上不仅有日本人的眼睛，还有军统的一两个战友在观察，就比如那个站在隐蔽的地方，盯着汉杰的男人。他戴着礼帽和墨镜，穿一身黑色绸缎中式服装，虽然隔着墨镜看不清他的眼睛，但我从他扭头的方向可以断定，他在监视汉杰。

得到女士的允许之后，汉杰拿着相机凑到她们跟前，借着跟韩彤解释相机用法时，凑到她身边低声告诉她我的要求：“分头下船，几个人都要在自己的视线内，码头上有辆尾数是75的黑色轿车，在轿车里集合。”说完，他故意大声说，要把自己照得好看一些。韩彤笑着拿起相机给张汉杰咔嚓拍了张照片，张汉杰走过来接过相机，夸张地挥了一圈手，敬一个欧洲古典礼，表示感谢之后，朝着我走过来。

汉杰做得很好，但他毕竟没有学过侦察，没有注意到那个黑衣人。无论那个男人是敌是友，我都不能让他发现汉杰和我的关系。于是，我合上手中的书，假装回船舱，实际上是朝着汉杰走去。快走到他跟前时，我故意把口袋里的手帕丢到地上，然后弯腰去捡手帕，在汉杰和我擦身而过之时，告诉他：“有人跟踪，按计划下船。”汉杰反应也很灵敏，他虽有一丝惊讶，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走过了我，走向自己的船舱。我站起身，将捡起的手帕放到口袋里，也朝船舱走去，同时，用余光扫向船舱方向，那个黑衣男人已经消失了。

一切情况未明，还不能轻举妄动，这个人的情况，早晚会清楚，不急于这一时。此时，船已经到港，我们要下船了。



一支狙击步枪引起的血案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就占领了天津。这个自古是津门重地的地方，变成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堡垒。我是第一次来天津，之前，只是听别人说过这里的相声和杂技，还吃过别人给我带的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的大麻花。

此时，当我踏上天津的土地，穿过天津最大的码头，走向已经准备好的汽车时，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怒发冲冠！

码头上挂满了日本膏药旗，日本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吐着舌头的狼狗冲着旅客疯狂叫嚣，仿佛随时会上来咬一口似的。这哪里是中国著名港口城市，分明是日本壁垒森严的监狱！我强自按捺住心头的愤怒，脸上却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情绪管理是一名优秀特工的的基本功之一。我随着旅客一起沿着悬梯下船，两个日本兵把守在悬梯两侧，一个日本军曹带着翻译坐在哨卡一边，发现可疑的旅客便用手一指，让日本宪兵带到一边进行搜身。

看这个日军军曹的样子，好像不是有备而来。但一个好的猎手，总是要比别人先发现危险，我立即想到了汉杰的那只箱子。

那个箱子里放的，是汉杰的命根子——他在美国花高价买的 M1903 - A4 改装狙击步枪。那是一个枪械发烧友在一次遇到狗熊后，灵感突发而研制出来的，据说比美国陆军中最先进的步枪都要好，汉杰看到之后，立即就非要不可，可那个主人说什么也不卖，汉杰说什么也要买下。于是，两人就扛上了，一根筋碰到了另外一根筋，就看谁能把谁弯过来。结果是枪在汉杰手中了，但过程我却不甚了了，怎么问，汉杰都不说。好吧，他不说也好，怎么把其中的情况掏出来，也算是我的一个乐趣了。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狙击枪，杀伤力大，射程远，能在八百米之外一枪夺命。所以，即使知道非常危险，汉杰还是执意千里迢迢把它带过来。他把它藏在一只长方形的旅行箱中，旅行箱有夹层，上面放了一把小提琴。我当时奉献出这个小提琴盒时，并不愿意。因为那是我和她一起买的，虽然物是人非，但看着毕竟还有一点念想。可这毕竟是正事，在汉杰用这个大家伙在六百多米之外消灭了那个跟踪我的日本特务之后，我忍痛割爱了。

可是，就是这样，那个日本军曹也没有放过汉杰，他让汉杰站一边儿接受检查。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让汉杰打开箱子。汉杰站在那既没说话也没有动，我看到他很紧张，手下意识地攥了攥箱子把手。这一迟疑，暴露了他。日兵的刺刀已经顶在了

他胸口，眼看就要捅下去。

我在汉杰后面几步，韩彤和刘秀娥在我前边一点。我刚要从裤腿里掏枪，枪响了，日军脑袋开花，倒在地上，是秀娥一枪打死了日本兵。我说过，她的枪比我的快，但她反应也这么快，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听到枪声，两队日军端着枪冲过来。我和韩彤虽然慢了一点，但也都掏出了自己的枪，朝着日军射击，几个日军中弹倒下，更多的日军涌过来。汉杰也动了，他一挥箱子将站在身边的翻译打倒在地，一个翻身躲到了掩体后面，在秀娥朝日军射击的同时，打开箱子从里面把狙击步枪迅速组合好，瞄准，一枪撂倒了一个日军。但汉杰的位置毕竟太靠前了，他只顾眼前之敌，没有看到一个日本兵包抄到他后面，抬起枪就要朝他开枪。我发现时来不及了，只能大喊：“汉杰，后面。”枪响了，汉杰却没有中枪，反而是那个日本鬼子应声倒下。我定睛朝开枪的地方看去，原来，是那个神秘的黑衣人开枪射杀了那个偷袭汉杰的日本鬼子。汉杰一回头也看见了黑衣人，刚要冲他笑一笑，黑衣人一闪，不见了。汉杰很诧异，我却明白，这里不宜久留，要想脱险，必须速战速决。

我朝着他们三个人喊了一声：“撤！”连着开枪撂倒几个日军，迅速跑出码头。他们几个也跟了过来，我找到那辆轿车，拿出口袋里的钥匙，打开车门，上车，带着他们三个甩开了后面的日军，驶向天津市区。



她藏得很深

上头给我准备的这辆车还不错，是一辆美国福特牌轿车。我打开头顶的挡光板，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了副驾驶座上的秀娥。纸条上，写的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海河道附近的瑞士商会。秀娥念出了上面的地址之后，眼中露出了一丝迷茫，是啊，她是一个从来没有回过中国的华侨，当然不知道这个瑞士商会是个什么地方。但来自天津的汉杰却门清儿，他一脸向往地说：“咱们头儿可真会找地方，那住的全是外国人，真是好地方。附近有家起士林，是德国人开的，里面新出炉的面包，比美国的好吃……”毕竟好几年没有回家了，他有些控制不住，但他这一失口，让韩彤立即明白，他是天津人。韩彤的敏感，也让我有一丝怀疑，她反应也很快，不大相信汉杰搪塞说自己在天津住过的借口。

我岔开话题，问汉杰是否认识刚才救他的那个黑衣人。汉杰对他有些感激，但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果然不出我所料，韩彤也早就发现了这个人在监视我们，她

怀疑他是日本人。日本人不会救汉杰，汪精卫一伙的卖国贼更不会救他，从有毛笔的那天到现在，他们家就没出过汉奸这么能耐的人物，汪精卫一伙儿怎么会想起来保护他呢？他又猜没准是军统，一直没有说话，但暗中观察韩彤的秀娥说话了，她也觉得有可能是军统。韩彤则说也有可能是共产党，汉杰否认，他觉得不可能是共产党人干的，因为共产党办事还是比较磊落的。虽然他们抗日，但盯梢跟踪这种不靠谱的事，他们还不稀罕干。接着，汉杰就抱着他那颗打了很多头油的脑袋，努力回忆，这戴墨镜的人似乎有点面熟，但就是想不起来了。他当然不承认他的脑袋不好使，只是记人不灵，接着，他又开始他的每日一吹：“但要是一枪干掉一个鬼子，我这脑袋还是无比靠谱的！”

我一直没有说话。聆听以及察言观色，是侦察的基本功。我绝对没有忘，坐在我身边的这三个人之中，有一个日本特务。把刚才他们这段对话分析一下，基本上排除了汉杰是日本卧底的可能，如果不是那个黑衣人，汉杰就报销了。不过，也许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因为不知道是谁杀死了汉杰的父亲。在事情弄清楚之前，不要相信任何人，是情报人员基本的心理素质。这一点，我执行得一丝不苟。

房子是我在美国托人租的，这附近有几套类似的房子，都是瑞士政府建来出租给瑞士商人的。鬼子来了，瑞士商人跑了，这里就空了下来。本着人尽其用的原则，我让汉杰跟两位女士打扫一下房间，就准备离开。看着这偌大的房子里落满的灰尘，汉杰的脸垮了下来，他干活，我约会，听起来确实有些不太公平，所以，我决定，等打败了鬼子，给他介绍个韦斯利安学院毕业的女朋友。没有想到，这个小子还不领情，以为我把自己玩过的甩给他。我能干这样没品的事吗？当然，老天也不给我这样的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女校。面对汉杰一脸的期待，我可以给他介绍一打的女朋友，但前提是，要先打败鬼子。



我和一个大老爷们的约会

我还真是去约会，不过约会的对象是一个大老爷们。

见这个大老爷们还要先预约，或者更专业一些，要对暗语接头。因为他老人家开的是一家日本料理店，所以，接头暗语就跟这些有关。他雇用的服务员还是一个日本娘儿们。

电话果然是那个日本娘儿们接的，我直接说找夏老板。夏老板就是夏穆，我的上级。对，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隶属延安特科。早在爷爷宣战之前，我就到了延安，

成为见过毛主席喝过延河水熬过小米粥的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我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就请你以后慢慢看吧。爷爷在媒体上发布公告招募抗日精英之后，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我的身份，让我回到纽约，成为这个小组的实际领导者。当然，这是连我的组员也不知道的秘密，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亲口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份。

当然，这是后话。眼下，我正站在邮局的电话亭中，向夏老板推销我的红酒。但夏老板经营的是日本料理店，不能配红酒，于是，他当然要回答不用。接着，我就要推销雪茄，而且是美国产的，一共四箱。夏老板同意过来看看，我们约定一个小时之后，光明影院门口见。

我开着车逛了一下天津城，以拖延一下时间。但走了三条街道之后，我就一打方向盘，向约定地点开去。我宁愿到那里去等老夏，也不愿意再看一眼这座城市。这座几乎是最早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城市，到处是打着八国联军印记的建筑。那一片片低矮、灰暗、不起眼的中国建筑，也都插满了日本膏药旗。墙上还到处是日寇的反动标语，如果不是确认这是中国的地盘，我真怀疑小日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北海道或者是其他城市。不，原谅我，我高估了小日本的人性指数，他们是把这里变成了他们随意进行野兽行径的日本监狱。

我到达影院门口时，正赶上电影散场。老夏戴着墨镜，混在离场的观众中快步走到我的车前，我几乎都没有停车，打开车门让他上来，就朝前开去。

我和老夏是旧识，曾一起在延安学习，老夏比我先离开延安，算起来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老战友重逢，又即将一起并肩战斗，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我们都不是那种矫情的人，激动的心情变成了互相打趣。不过，我这身行头能让老夏夸上一句，我真是赚到了。在延安的时候，和当地百姓一样穿着羊皮袄的我，简直是个地道的陕北娃。在听说我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之后，老夏饭都不吃了，跑到我宿舍里来考我军事策略，以验明正身。当然，穿什么像什么，这说明咱的适应能力强。老夏嗤之以鼻，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关切地问起我刚发生在码头上的麻烦，对于那个黑衣人，他同意我的推断，不是军统的人，应该和汉杰有点渊源。

这次和老夏见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下天津这里的斗争环境，二是接受组织上派给我们的任务。

关于斗争环境，老夏主要给我介绍了对手的情况。尖刀小组的主要对手，是天津日军特高科，他们控制着整个天津和华北的日伪间谍和侦缉队，主要搜集情报和破坏抗日组织。特高科的头子叫北岛宏，老夏在自己的店里见过他。根据老夏的描

述，北岛宏从外表看很是斯文、礼貌，绝对不会让人联想到他会是特高科的头子。我对老夏这个评价不以为然，根据心理学的知识，越是这样的人越恐怖，也许还有点压抑变态！美国有个心理学科的分支专门研究人的行为状态，从中进行分析研究造成人各种行为的动机和影响行为的经历，这可是大学问，一言两语给老夏这个骨子里还有些淳朴的商人也说不清楚，当然他也听不懂。听不懂，他就不听了，接着给我讲他了解的这个北岛宏。

这一听之下，我还真对这个对手产生了兴趣。

这个人是日本情报人员培训机构的教官，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他被调到中国，成为天津特高科的头子。他最光辉的战绩是他一手调教出了一个间谍特工组织——樱花雪，其成员全部是女情报员。可别小看了这些女子，她们手段之毒辣，杀人方法之高超，超乎想象，让人觉得她们不是人，而是杀人机器或者是野兽。让老夏忧心忡忡的是，关于她们的具体信息，我们并没有掌握，只知道她们曾经渗透到很多地方，破坏过很多抗日组织，而且我们为此牺牲很大。

棋逢对手是人生一大乐事，但听到这些信息，我没有一点快乐的感觉，相反，我非常厌恶这个人。樱花雪，多么美的名字，却代表着杀戮和死亡，真可惜。我更同情那些被樱花雪命名的女人，这倒不是我大男子主义，而是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异，给了女人特权，她们就应该远离战火硝烟。但我也清楚，一旦战争和女人联系上，那就太疯狂、太残酷了。我相信，日本法西斯这样疯狂残酷，注定了要失败，而且他们侵华的罪孽一定会报应到他们自己身上。

老夏深有同感，他慨叹法西斯坑了日本老百姓，叹口气说：“我店里有个日本店员，她很善良。以前和她丈夫在上海。淞沪之战中日本飞机把她丈夫给炸死了，要是没有日本法西斯他们也不会家毁人亡。”我看不惯他这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借着打趣他和那个日本女人的关系，转开了话题。

说到小组的任务，夏穆不厌其烦地强调安全，尤其是我的安全。为了让我珍惜自己的小命，一再给我上纲上线。说什么我的家族在美国为抗日救国捐款捐物，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团结的行为在海外有很重要的影响。很多海外青年响应我们家族救国抗日的号召，准备回国投入到抗日洪流中。然后又说，组织上让我从延安回美国，一是要带领这几个挑选出的精英骨干组成尖刀小组，直插鬼子的心脏，完成很多特殊的、甚至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二是要保护好这些人的安全，保证尖刀小组内部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为了保证安全，老夏还从部队抽调出了一个武林高手，据说他的绝技飞针百发百中。记住这个高手到站的时间、车次以及联系方式之后，我笑了，唐人街好像最

不缺乏的就是这号人物，可是也并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作为。在这个已经脱离了冷兵器时代的战场，武功高强也许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制胜的关键，应该是智慧，或者说决策。打住，我又不谦虚了，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有一门绝活儿，对完成任务还是很有助力的，而且我的成员绝不仅限于鸡鸣狗盗。比如老夏非常担心的小组的第五个成员——齐淞冽。他的任务确实很危险，但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安全归队，因为这小子比电影明星还会演戏，我相信，他要是拍电影，得奥斯卡都有可能。

老夏也不懂奥斯卡，但组织上的任务也不是让我们去演戏，而是打掉日军在鲁冀一带的铁甲车。准确地说，就是日军在铁路上执行巡逻警戒的装甲列车。这东西速度快，隐蔽性强，配上重型武器，还能从铁轨上开下来，在平原上行走，这样先进的武器，给抗战部队带来很大损失。说到这里，老夏的眼睛湿润了，就在我们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八路军护送伤员的一个排的战士全部牺牲于一辆装甲车的攻击之下。夏穆一脸悲愤地说，组织上希望尖刀小组尽快除掉那几个屎壳郎！他已经让人在搞铁甲车的出没规律和它的设计图，等这两样东西一到手马上制订计划，搞掉它。



有人告密了

不过，计划总有意外，尤其是遭遇了北岛宏这样的对手之后。

根据老夏对北岛宏和樱花雪的介绍，我有一种预感，尖刀小组中的卧底，和这个组织有关。正如老夏叮嘱的，这些海外爱国青年来自不同地方，我无法全部了解清楚他们的经历和背景，敌情复杂，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在找出日特之前，我并没有把小组带到原定地点，敌暗我明，不能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当然，在一切尚不明晰的前提下，我也不能表露对小组成员的态度，即使有人告密。

告密的人是秀娥，她怀疑韩彤是日本人的卧底。秀娥是在我跟夏穆分手后，回到瑞士商会，主动提出跟我出去买饭时说的。

原来，我出去约会的这段时间，他们都没有闲着。韩彤简单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爆破器材之后，就出了门。一直监视她的秀娥，跟着她走了出去。据秀娥说，韩彤到东亚旅社大厅里，往一个落地的花盆架子上放着的月季花盆底下放了一张纸条。秀娥说：“我怕有人注意，没有拿出那个纸条看，写的什么不知道！”秀娥的意思很明显，她怀疑韩彤就是日本人派来的。

我对秀娥的话不置可否。既然小组里有日特的卧底，北岛宏肯定掌握了我们的行踪。至于韩彤送出去的这张纸条上写的是什麼，倒不是很重要，因为她也不至于

掌握了什么重要的信息，但是，这样的话，干掉铁甲车的行动却是无法执行了。

我把这一情况向夏穆做了汇报，知道这是特高科布的局之后，夏穆说先联系铁道游击队，让他们出面对付铁甲车。但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必须由尖刀小组来完成。就目前这种情况，这个活儿，只能是我和小贵州的了。



一个小偷的抗日

我没有想到，我到火车站去接小贵州时，还自动贴上来一个帮手。

他叫小五，是个小偷，虽然他说自己是神偷，但神偷还是贼。说实话，我对小偷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以我的性格，如果生在和平年代，我觉得自己一定会是一名科学家，还是理工科的科学家，最不济也会是一名大学教授。我肯定和这些打打杀杀的武林高手或者劫匪小偷一点都不沾边。这并不是说，我看不起他们，而是术业有专攻，防火防盗是和平年代每一个人首先要做的。但这一切，都是如果。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被人家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即使是小偷，即使是强盗，也会在抗日的队伍中成为战友。

严格来说，小五先是和小贵州不打不相识，然后小五才赖上我们的。而让小五和小贵州打起来的，却是一个让我们恨之入骨的日寇。

小贵州乘坐的那辆火车进站之时，我已经等在站里了。我注意到了小五，不是因为他不中不西土中带洋的打扮，也不是因为他根本不像一个旅客，没有带着大包小包打哪里来或者要去哪里，我怀疑他，是因为他的目光。有时候我觉得，特工训练中关于“人”的科目，和作家观察生活差不多，都要在最短时间内，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迅速做出判断，进而决定对这个人的行动，是放过、防御还是攻击。注意到故意出现在车站的小五之后，我断定他是一个小偷。

和特工、作家等“职业”一样，小偷于万千人中寻找下手对象，主要参照物是目标的钱财，故，小偷看每一个出现在他视线中的人，都会首先寻找他的钱财所在。也就是说，他的目光范围，基本保持在人的肩部以下。我判断小五是小偷，还因为小五几乎就向我下手了。偷窃行为得以完成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让被偷窃者发觉，也就是悄悄地把对方的财物拿走。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当然属于被偷窃者自己大意，让小偷有机可乘、顺走财物；另一种方式，是偷窃者用某种方式让目标注意力转移，放松防范，从而下手。

实际上，小五从我这里偷走东西的可能性为零。当小五用那样一副小偷的目光